



● 作者/Philip Gordon

● 譯者/黃國賢

● 審者/馬浩翔

川普的戰爭假想

A Vision of Trump at War:
How the President Could Stumble Into Conflict

取材/2017年5-6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 (*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17)

川普入主白宮後挑戰既有規範，打破外交傳統，並且以暴衝的個性回應外界對他的輕蔑或挑釁，但最可怕的噩夢莫過於他是否將冒失地投入戰爭。

川普的狂人風格顯露無遺，國際社會對其引發戰爭之擔憂逐漸升溫。(Source: Reuters/達志)







川普政府執政迄今已有數月，總統將採取的外交政策路線仍未明朗化。然而，川普在選戰期間衝動、好鬥及魯莽的特性，顯然已經為他贏得選戰，並且轉為總統的個人行事風格。入主白宮後，川普持續挑戰既有規範、打破外交傳統，並且以特立獨行的羞辱或威脅方式來回應對他的輕蔑或挑釁。川普在外交政策上所釋出的核心訊息為，未來美國不會再被友邦或敵國所利用。歷經數十年對其他國家的「失敗」政策後，他表示將推動「美國優先」政策，開啟重返勝利之路。

川普可能只是想在戰術定位上擺出強硬的談判姿態，亦即眾所周知他在協商策略中所稱「交易的藝術」。早先尼克森總統便曾發展出「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其想法是透過威脅敵人，讓別人相信如果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則以他如此容易爆發的個性，極有可能採取瘋狂之舉——對照川普的火爆名號，這種戰術運用對他而言再適合不過。

然而，問題在於協商失敗時常發生，而對手本身通常也大多

是厚顏無恥且難以捉摸。畢竟，尼克森用以迫使北越妥協的瘋子理論並未奏效。除此之外，此理論在實務中所需要具備的是，在適切時刻展現慎謀能斷的能力。就川普而言，這點似乎在他就任總統迄今尚未展現出來。儘管一樁交易失敗的後果會令雙方失望，卻不至於導致損失；但外交工作如果一開始便出現挫敗，就有可能導致政局不穩、代價極高的貿易紛爭、危險武器擴散，甚或引發戰爭。歷史上像川普這樣的領導人比比皆是，他們藉由煽動國家地位的不平等，承諾將以迫使敵國屈從的方式來獲取政權，然而到頭來卻在軍事、外交或經濟上陷入衝突，導致悔不當初的後果。

這種情形是否會發生在川普身上？目前不得而知。但要是有人知道呢？萬一，川普就像狄更斯的名著《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中的主角史古基(Ebenezer Scrooge)這般遇到未來精靈，讓川普在許多事務下達決心之前，就能預見他的政策到其任期結束時，所會導致的結果呢？

可能的情况是，精靈提供川普一個未來版本，讓他的執政團隊在歷經混亂的起步之後，能夠隨著時間逐步修正，最後確實回到有別於原本預期，走向較為傳統的路線，甚至成功完成某些協商，一如他所保證「更好的交易」。但這同時也存在一種實際風險，亦即狀況將變得更加嚴峻，基於川普飄忽乖張的行事作風，以及衝突的政策走向，最終將摧毀原已相當脆弱的世界秩序，並且導致公開衝突的局面，而最有可能發生的案例對象便是伊朗、中共或北韓。

接下來所描述的故事，發生在2017年3月中旬前的事件均為既定事實。於此之後——起碼以本刊發行日為準——均為假想。

美伊誤打誤戰

時序來到2017年9月，此時白宮正為了美國與伊朗情勢升高的各種選項，各方各執一詞而吵得不可開交。駐伊拉克美軍中，又有十餘名士兵在一場由伊朗發起的攻擊行動中喪生，而此刻總統也因先前在伊朗境內所發動的空襲行動，未能有

效嚇阻此類致命攻擊而傷透腦筋。此刻他非常想採取更大規模的報復攻擊行動，但也心知肚明如此一來，等於在原本已經付出極大代價、不受歡迎的戰爭中，讓美軍暴露在風險更高的處境之中——而這點正是川普過去所承諾，當選後將會避免的「亂象」。對照以往，如今當他在任命外交政策團隊，首度開始執行對付伊朗的新策略時，將面對無可避免的衝突。

當然，在大選前，川普曾批評伊朗的核子協議是「前所未聞的最糟糕交易」，並且承諾將設法停止伊朗在中東地區的「顛覆及支配性侵略擴張行為。」川普的某些高層顧問對伊朗充滿敵意，據悉亦主張採取更加對立衝突的途徑，包括他任命

的首位國家安全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中央情報局局長彭沛奧(Mike Pompeo)、首席戰略家巴農(Steve Bannon)，以及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某些馬提斯過去的軍事同僚表示，其對伊朗的刻板印象長達三十年之久始終沒變，就像某位陸戰隊員告訴《政治》(Politico)新聞網，「他幾乎就是一副想要報仇的樣子。」

川普在選戰期間及入主白宮後的首月，便激化反伊朗情緒，以及持續誤導群眾有關伊朗核子協議的內容。他錯誤斷言美國在「毫無斬獲」的情況下簽署協議，同意讓伊朗最終能夠製造核子彈，還給了伊朗1,500億美元(明確指稱其中包含解凍伊朗的500億美元海外帳戶)。評論指出，這

北韓於2017年美國國慶日成功試射其首枚「火星-14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國際緊張情勢一度劍拔弩張。(Source: AP/達志)





種譁眾取寵的言論讓人聯想到當年小布希政府為了出兵攻打伊拉克，大肆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行徑如出一轍。2017年2月，為了回應伊朗的彈道飛彈測試，佛林魯莽地宣稱他已經「嚴正警告伊朗。」兩日後，川普政府對涉及彈道飛彈的25家公司或個人發布一系列新制裁措施。

或許正如預期，伊朗根本不用川普政府的強硬態度，持續測試飛彈，堅稱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或伊朗核子協議均未禁止進行此等測試。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甚至嘲弄川普所提出之充滿爭議的移民及旅遊禁令，還在推特上推文感謝川普讓美國的「真面目」現出原形。德黑蘭也維持其輸入武器給葉門胡塞(Houthi)叛軍的政策，並且提供軍事援助予敘利亞阿賽德(Bashar al-Assad)政權。而這兩起援助活動對於伊朗的財政均未造成嚴重負擔。美國致力尋求俄羅斯限制伊朗在敘利亞的角色也徒勞無功，更令白宮方面備感受挫。

讓許多人感到驚訝的是，美國提升對伊朗的壓力，並未立即使伊朗核子協議瓦解。川普接掌政權後，隨即終止歐巴馬政府鼓勵銀行及跨國公司，確保伊朗能從核子協議中獲益的政策。而當政府高層官員堅持這是核子協議中所允許的作法時，川普則表態力挺國會對額外具有恐怖主義色彩及侵犯人權的伊朗組織團體，進行制裁計畫。伊朗對此表達不滿，認為這些「走後門」的制裁措施，除了違反協議之外，更毫無建樹可言。2017年3月，美國官員內部做出一項結論——部分擁戴川普政權的人甚至開始洋洋得意，認為川普

的強硬策略已然奏效。

兩造間不同的行為表現，原本還能避免關係惡化下去，但此協議終究無以為繼。時至2017年初夏，真正的問題開始浮現。伊朗強硬派由於阻撓協議對自身有利而持續於內部施壓，終於導致德黑蘭方面持續做出挑釁行為，包含在未經正當程序下，將擁有美伊雙重國籍的公民拘留了整個春季。到了6月，在審視自己的伊朗政策之後，川普將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列入國務院的外國恐怖組織名單，並且宣稱伊朗如果釋放所有遭到拘留的美國公民，並且重回核子協議，解決「有缺陷」的協商過程，則將解除持續性的制裁行動。然而伊朗非但沒有屈服這些要求，還做出不屑一顧的回應。伊朗強硬派新總統甫於2017年5月大選擊敗羅哈尼(Hassan Rouhani)，其宣稱面對美國「不遵守」的態度，伊朗將重新啟動某些遭到禁止的核子活動，包含進一步的離心測試及增加低濃縮鈾的存量。華府方面一片譁然，紛紛議論採取進一步遏制伊朗經濟措施，甚或研議採取預防性軍事行動的必要性。

川普政府信心滿滿，認為其他國家將會支持此種更強硬的態度，同時也警告盟國及類似的敵國，必須在美國和伊朗之間選邊站。然而施壓結果未如預期。中共、法國、德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南韓，以及英國均表示，伊朗核子協議早在美國尋求重新協商之前便已正常運作，同時也責怪華府輕率地使情勢陷入危機當中。歐盟甚至通過立法，明訂歐洲公司參與美國次級制裁的行動係屬違法行為。惱羞成怒的川普矢言這些國家要



伊朗溫和派羅哈尼於2017年5月以過半選票連任成功。他在前一任內與西方國家簽訂核子協議，藉此解除國際經濟制裁。圖為支持者高舉其相片。(Source: AP/達志)

為其背叛付出代價。

隨著美國與最親密的夥伴發生齟齬，伊朗緊張情勢進一步升高。由於伊朗持續軍援位於葉門的胡塞叛軍，氣急敗壞的五角大廈於是增加荷姆茲海峽的巡弋行動，並放寬美軍的接戰法則。其後，當某艘伊朗巡邏艇挑釁地逼近美軍巡防艦，同時在大環境下彼此也不合，美國軍艦以防衛性武力回應釀成傷亡，共有25名伊朗海軍官兵遭到擊斃。

伊朗國內群情激憤，人民高

度支持執政當權，舉國瀰漫著復仇的訴求，新任總統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不到一週，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組織「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在伊拉克境內殺害了六名美軍士兵。在美國大眾要求採取報復行動的聲浪中，部分人士呼籲採取外交手段，比照過去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和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以直接對話方式，化解當年美國海軍駛入伊朗海域的情況。為化解危機，歐盟於此一事件

居中調處。

但在川普政府眼中，歐巴馬執政時期對伊朗忍辱求全的作法根本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相反地，為了給伊朗一個教訓，川普授權對某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總部發動巡弋飛彈攻擊，共摧毀了三棟建物，炸死十餘名軍官及為數不明的平民。

川普的顧問們預期伊朗將因而軟化，然而民族情緒卻在伊朗更加沸騰。德黑蘭衝突升高，盤算著美國社會大眾不會希望在中東地區流更多血或消耗更



多財力。真主黨旅及其他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民兵，其中有些團體背後為伊朗所指使，其他則是單打獨鬥的單位，對美國人士發起更進一步的攻擊行動。德黑蘭脅迫積弱不振的巴格達政府，要求美國人離開伊拉克，意味著其將與美國為首對抗伊斯蘭國的陣營進行大規模對決。

隨著華府重啟制裁措施，那些原本依據伊朗核子協議而暫緩的措施不復存在。伊朗的回應則是取消濃縮鈾的存量限制，同時將聯合國派駐的監察員驅逐出境，對外宣稱再也不會被協議所限制。隨著中情局所做出的結論，認定伊朗如今已然重返發展核武能力的道路，川普的最高顧問團齊聚總統辦公室進行簡報。除了部分人士勸諫川普自我克制外，其他以巴農及馬提斯為首的人士則堅持，確切可行的唯一選項便是採取大規模的預防性打擊行動，以摧毀伊朗的核武設施，同時增派伊拉克駐軍，以因應伊朗極有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長期提倡伊朗應該更換政權的彭沛奧(Pompeo)則主張，此等

打擊行動或許會引起群眾起義與最高領袖垮臺，而川普本人則對這些智庫專家在電視中鼓吹的想法早有耳聞。

感到緊張的美國各盟邦再度涉入其中，嘗試進行外交解決方案。他們試著想要讓雙方立場回到2015年的核子協議狀態，認為經過比較後，當時的協議看來確實較有誘因。但為時已晚。美國攻擊伊朗位於阿拉克(Arak)、福爾多(Fordow)、依斯法罕(Isfahan)、納坦茲(Natanz)、帕琴(Parchin)的核子設施，伊朗則採取報復行動，攻擊駐伊拉克美軍部隊，美軍再次以攻擊伊朗境內目標作為報復，恐怖分子則攻擊位於歐洲及中東地區的美國人，同時德黑蘭亦誓言將重新建造更大且效能更佳的核子計畫。川普曾經誓言不會再讓美國人民的生命及資源浪費在中東地區，如今卻發現自己早已身陷戰爭泥淖。

美「中」操戈相向

時間推進至2017年10月，專家們指稱美「中」當前情勢係自古巴飛彈危機以來所出現最危險的衝突對立局面。美「中」貿

易大戰情勢升高到超出雙方原本預期狀況，南海地區發生的一起碰撞事件導致美「中」海軍雙方交互駁火並造成傷亡。謠傳中共已下令核武部隊提高戰備等級。長期以來令人感到憂心的衝突場面終究發生了。

川普在選舉及就任後數月間，中共始終是他批評最為猛烈的對象。他在競選期間不斷控訴中共不但摧毀美國人的就業機會，還偷走屬於美國人的秘密。川普表示，「我們不能繼續任由中共強暴我們的國家」。他在執政初期便讓巴農在白宮內部設立一個影子國家安全會議，巴農甚至預測美國將與中共發生衝突。他在2016年3月時曾表示，「五到十年內，雙方將於南海地區爆發戰爭。不要懷疑，一定會發生。」

勝選後不久，川普便接聽了來自臺灣蔡英文總統的祝賀電話，此舉打破美國數十年來的外交傳統，暗示著美國有可能會改變「一中政策」。雖然還不清楚此舉究竟是無心插柳抑或蓄意行為，但無論如何，川普捍衛自己的策略，並堅持除非中共在貿易方面做出讓步，否則

這項政策就有待協商。川普在推特上發言：「中國大陸讓人民幣貶值(讓我們美國的公司難以競爭)，對我們進口的產品課以重稅(美國可沒對他們課這種稅)，或在南海諸島興建大規模的軍事設施，請問他們有問我們是否同意嗎？我想他們沒這麼做！」2017年2月，在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通過電話後，川普對外宣稱美國終究會尊重「一中政策」。亞洲專家都鬆了一口氣，但川普本人必定感到相當惱怒，因為這代表他先前所支持的想法已然敗下陣來。中共人民大學時殷弘向《紐約時報》表示，「川普與習近平的第一輪交手輸了，未來他會被看成一隻紙老虎。」

雙方發生衝突其實早有預兆。在就任國務卿之前的聽證會上，提勒森(Rex Tillerson)似乎想要在南海議題上劃出紅線，他提醒「未來不會同意」中共進出南海諸島的行為。有些人反駁這樣的陳述是言過其實，但北京方面可不這麼認為。中共國營報社《人民日報》提出警告，任何一方想要採取這樣的政策，將會導致「毀滅性的衝

突局面。」而《環球時報》則表示，這會引發「大規模戰爭」。

接下來便發生貿易爭議事件。川普任命納瓦羅(Peter Navarro)出任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其為《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及其他挑釁意味濃厚著述的作者，這類書大多論述美「中」關係的零和結局，同時倡議提高美國關稅且增加貿易制裁措施。納瓦羅跟巴農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繪聲繪影一番與北京發生軍事衝突，而他認為更加強硬的經濟手段有其必要性，不僅有助於矯正美「中」貿易平衡關係，同時也能削弱他所宣稱，無可避免跟美國發生對抗的中共軍力。先前的論調讓許多觀察家感到憂心，然而讓他們能稍許寬慰的是，無論是哪一方，都無法承受衝突帶來的後果。

這種決定終將使戰爭無可避免。到了2017年6月，當北韓又再次進行長程飛彈的測試，使飛彈射程範圍更加接近美國本土，川普要求中共控制好這位小盟友，並且聲稱如果北韓拒

絕檢查，「則會有很嚴重的後果。」中共原本就沒有興趣幫助北韓提升核子能力，但也擔心如果照川普的要求完全孤立平壤，就有可能導致北韓政權垮臺——導致上百萬貧困難民湧入中國大陸，其後再由南韓這個華府盟邦統一南北韓，接收北韓所具備的核武能力。中共於是同意由聯合國安理會發布的北韓譴責聲明，並且暫停進口北韓煤礦，但拒絕採取進一步行動。習近平對於川普連續不斷的批評與貿易對立感到惱火，他認為相較於北韓所作所為，美國才顯得更加危險，因此表達拒絕華府的霸凌行為。

在此同時，美國對中共的經常帳赤字上揚，部分原因來自於川普推動大規模減稅政策，而造成美國的預算赤字攀升。綜合這些因素，再加上中共在北韓議題上不願妥協的態度，白宮認定是時候該強硬了。外界專家連同川普的國務卿與財政部長，均對衝突升高的危險提出審慎的警訊，但是總統不理會他們的苦勸，並且表示讓中共佔美國人便宜的日子已經結束了。2017年7月，美國正式將



中共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標籤(儘管證據顯示,中共實際上正透過支出儲備貨幣來提高人民幣值),並且對中國大陸進口美國的產品課以45%關稅。在一場選舉造勢活動中,為了取悅在美國佛州集結的群眾,川普宣布新的措施將會持續下去,直到中共提高人民幣的幣值,購買更多美國產品,同時對北韓施加更嚴厲的制裁行動。

川普總統身邊的鷹派顧問向他保證中共將難以有效因應,因為中共仰賴出口且持有龐大的美國國債。然而他們卻低估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美國的措施無異是火上添油。習近平必須展現實力還以顏色。

數日後,習近平宣布中共將就美國課徵進口稅的議題,提請世界貿易組織裁決(習自覺中共必定會贏),同時對美採取關稅對抗措施,同樣對美國進口貨物課徵45%關稅。中共相信對等的關稅措施,將對美國造成大於自身所承受的傷害(基於美國向中國大陸購買的貨物遠多於其他來源)。同時也盤算著後續造成的通貨膨脹,特別是諸如衣服、鞋子、玩具及電子產

品等,將重創川普的藍領支持選民。更重要的是,中共相信其人民比起美國民眾更願意做出犧牲。

習近平也會下令中共中央銀行拋售1,000億美元美國國債,此舉立即使美國利率上揚,而道瓊工業指數則瞬間下跌800點,創下單日平均最高跌幅。中共接著使用部分資金,回頭逢低大舉買進美國大型公司下跌的股份,又會引起美國的民族情緒反應。川普借題發揮,呼籲通過新的法律以阻擋中共的投資。

隨著針對性侮辱性語言在太平洋上空交鋒,川普宣稱假如中共再不公平對待美國的話,華府最終會重新思考「一中政策」。鼓吹此作法的人正是巴農,他私下主張趁美國還擁有軍事優勢,最好趁現在就發起這場無可避免的衝突對立。川普於是在公開場合做出假設性的發言,談論有關邀請臺灣總統訪問白宮的事宜,以及有關對臺軍售新型反飛彈系統及潛艦等議題。

中共對此則回應,任何改變美國對臺政策都將構成中方

「撲天蓋地的回應」,專家們的解讀則是這意味著中共將切斷對臺貿易(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額30%),並且發動規模最大的軍事打擊行動攻擊臺灣本島。中國大陸逾十億人民滿懷著激昂的愛國主義,支持達成名義上的統一目標,因此鮮少人會懷疑北京當局所說的言論。到了10月1日,原本通常溫和的建政慶典突然轉變成驚心動魄的反美主義表演。

就是在此環境之下,許多人憂心忡忡的南海事件增溫。事件始末尚未明朗,然而當進入爭議水域的美國偵察船,在大霧之中撞上了中國大陸的拖網漁船時,情況一觸即發。接踵在這場渾沌未明的狀況是,一艘中共海軍護衛艦射擊另一艘非武裝美國船隻,美國一艘驅逐艦則擊沉了另一艘中共護衛艦,而中共海軍發射的魚雷則擊中並重創了這艘美國驅逐艦,三名美國海軍士兵陣亡。

美國一支航艦特遣隊火速趕往該區域,中共則在該水域部署更多攻擊潛艦,同時開始在南海周邊進行攻擊性的越界飛行與巡航作業。國務卿提勒森

試圖就此事件尋求中共的對話人物，但北京當局則不確定提勒森的意見能否代表川普執政當局，同時也擔心川普根本不會接受勝利以外的結果。根據美國情報部門外洩的情資顯示，大規模衝突有可能迅速導致數十萬人傷亡，同時也會牽扯鄰國捲入其中，更不用提上兆元的經濟產能損失。然而雙方民族情緒已經陷入瘋狂狀態，雙方執政當局都已經沒有退路可言。回顧這一切，川普所想要的，就只是想要從中國大陸獲得更好的交易而已。

韓戰風雲再現

時至2018年12月，北韓以重砲齊射的方式對南韓進行攻擊，炸死數千名、甚至可高達上萬名的傷亡慘況；情況發生相當突然。美軍及南韓部隊——依據相互防衛協定，旋即統整於美軍司令部下——以砲兵及火箭彈攻擊北韓軍事陣地，並且採取空中攻勢，摧毀北韓部署於前線的防空網。就在平壤附近一處碉堡中，性情陰晴不定的北韓獨裁者金正恩發布了一項聲明，假如「帝國主義」的軍隊

沒有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攻擊，他保證會以北韓所擁有的核武及化學武器，「將首爾及東京燒成一片焦土。」

為了兌現川普誓言阻止北韓獲得核武能力的承諾，當北韓試射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時，華府便採取先制攻擊予以阻止，因此對於北韓的各種回應已在意料之中。然鮮少有人會料到北韓竟然會如此瘋狂，甘冒自身遭到摧毀的風險，對南韓發起攻擊。如今川普也必須做出決定，究竟是要持續這場戰爭，冒著升高核武的風險，抑或接受被視為屈辱的撤退。某些顧問建議速戰速決，其他人則認為如此一來將造成為數達2萬8,000名駐韓美軍大量傷亡，遑論首爾地區千萬居民的身家性命。川普召集他的助手齊聚白宮戰情室，對於他們所要面對的恐怖選項反覆思量。

情勢怎會演變至此？就連川普最嚴厲的評論家也體認到美國在北韓議題上沒有什麼好選項。二十多年來，偏執又孤立的平壤政權已經發展出自己的核武及飛彈能力，而且無論任何誘因或非誘因手段都無法令其

改變心意。1994年所簽訂的《框架協議》(Agreed Framework)，旨在終止北韓的核武發展計畫，但是到了2003年，當發現北韓違反協議時，該協議就此結束。當時的小布希政府宣布中斷協議事項，同時傾向採取制裁行動。其後雖進行多次對談，卻再無顯著進展。直到2017年，專家預測，北韓應該擁有超過十二枚核子彈頭，而儲存的核子原料更不止如此。這些專家還認為北韓所擁有的飛彈應該具備投射這些核彈頭的能力，射程範圍遍及整個亞洲。北韓也進行飛彈測試作業，預劃在2023年時，具備攻擊美國西岸的能力。

執政初期，許多來自外界的專家與前資深官員都籲請川普將北韓議題列為最優先項目。欲在近期內完全解除北韓核武及飛彈計畫無異是緣木求魚，因此大多數人呼籲展開協商，將經濟誘因及安全保證打包成條件，交換北韓進一步停止測試及發展。他們表示這項作為中的一項關鍵要素，就是讓中共參與其中，因為唯有中共才有可能影響北韓想法。



但是川普政府偏好更加對立衝突的策略。在尚未就任總統前，當金正恩大放厥詞表示正在發展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核子武器時，川普就在推特上做出回應：「這種事不可能發生！」2017年2月12日，北韓發射一枚測試飛彈，該枚飛彈飛行310哩後落入日本海。當時川普正在其位於佛州的私人海湖莊園(Mar-a-Lago)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隔天上午，川普的資深顧問密勒(Stephen Miller)對外宣稱，北韓很快就會得到訊息，美國將進行一次重大的軍事集結，並將展現「超乎想像、前所未見，而且毫無疑問地軍事實力。」當月下旬，川

普宣布將於2018年國防支出中增加540億美元預算，並減少同樣額度的外交預算。2017年3月，國務卿提勒森到訪亞洲時宣稱「過去20年來政治與外交的各項作為」均告失敗，因此有必要制定「新策略」。

其後數月，評論者呼籲美國政府除了軍事集結行動外，還要在該區域運用外交手段，但川普選擇另一個方向。他明確表態美國外交政策已經改變，不會跟隨前任總統在伊朗議題上的作法，他說他不打算對惡劣行為給予任何回應。相反地，美國政府於2018年夏季宣布北韓「正式列為關注



2017年8月，川普以「烈焰與怒火」(Fire and Fury)警告北韓，金正恩則回應將以飛彈攻關島，雙方透過全球媒體相互叫陣。(Source: AP/達志)

對象。」儘管白宮方面認同施壓北韓最好的途徑莫過於透過中共，但目前美國正對中國大陸設置關稅，並且指控其正在「強暴」美國的經濟，北京方面根本不可能在這種時刻同意配合。

職是之故，這個問題在川普政府執政的前兩年持續擴大。北韓持續進行測試飛彈，同時發展裂解技術。北韓不時向非軍事區發射砲彈以騷擾南韓，或是在海上製造險象環生的挑釁事件。平壤和華府之間的言詞交鋒也是愈演愈烈，川普的顧問沒有辦法讓他不回應金正恩的嘲諷怒罵，甚至在推特上信誓旦旦地警告北韓，他不會讓平壤測試射程足以到達美國本土、具備核武能力的飛彈。

當情報部門獲悉平壤將測試此種飛彈的情資時，國家安全會議旋即召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向總統簡報可能的選項。總統可以選擇在這枚測試飛彈的飛行途中將其擊落，但失手沒有命中目標的風險很高，而且即便成功攔截，也有可能演變成軍事回應行動。他也可以選擇不為所動，但此舉將意味著顏面盡失，同時也會讓北韓更加膽大妄為。又或者他可以選擇發動猛烈的巡弋飛彈攻勢，摧毀北韓的飛彈測試發射臺，阻斷北韓通往核子嚇阻的道路，劃下紅線，同時也能向全世界傳遞明確的訊息。報導指出，總統於該場會議中選擇了第三選項，他說道，「我們必須開始再度打贏戰爭。」

從未來事件中學習

這些驚心動魄的未來事件絕非不可避免。的確，對於先前的誇大其辭與承諾要打破過去等作

法，在經過美國外交政策證實後，應該不會採取如此令人害怕的革命性或莽撞的行事風格。川普已經展現在各項議題上採取髮夾彎卻毫無愧疚的能力。他可以取消攻打伊朗的戰爭，多從經驗豐富的顧問們身上聽取建言，如此便能適時調和他率性的作為。

另一方面，鑒於我們已然見識過總統急躁的個性、決策風格，以及外交政策，因此上述假想之事並非不可能：事實上外交政策災難已然發生。試想如果未來精靈能夠在1914年時，讓世界各國領導者看看渠等政策將造成多大的巨變；或者假如1965年時詹森總統能夠看見越南情勢升高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事；抑或是假如2003年小布希能夠事先看見入侵伊拉克之後的結果。從這些個案中，不智的決策、粗糙的過程，以及一廂情願的想法，在在證實會導致災難發生，而這一切原本都可以且能事先獲得預測。

川普決定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打響難以預測的名號、高賭注協商作風，以及拒絕妥協的態度，或許能夠說服其他國家做出讓步，促進美國的安全、繁榮與再度偉大。話雖如此，但他也有可能鑄成大錯。

作者簡介

Philip Gordon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他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歐巴馬總統特別助理乙職，同時也是白宮主掌中東、北非及波斯灣地區的協調官。

Copyright © 2017,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